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# 警世通言

下

冯  
梦  
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  
主编

馮夢龍

远方出版社



---

# 冯梦龙全集

---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

警世通言

(下冊)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冯梦龙全集

## 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---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---

ISBN 7 - 80723 - 065 - 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（全 24 册）

##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

公子初年柳陌游，玉堂一见便绸缪；黄金数万皆消费，红粉双眸枉泪流。财货拐，仆驹休，犯法洪同狱内囚；按临驄马冤愆脱，百岁姻缘到白头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南京金陵城有一人，姓王，名琼，别号思竹；中乙丑科进士，累官至礼部尚书。因刘瑾擅权，劾了一本，圣旨发回原籍。不敢稽留，收拾轿马和家眷起身。王爷暗想：有几两俸银，都借在他人名下，一时取讨不及，况长子南京中书，次子时当大比。踌躇半晌，乃呼公子三官前来。那三官双名景隆，字顺卿，年方一十七岁。生得眉目清新，丰姿俊雅，读书一目十行，举笔即便成文，元是个风流才子。王爷爱惜胜如心头之气、掌上之珍。当下王爷唤至，分付道：“我留你在此读书，叫王定讨帐，银子完日，作速回家，免得父母牵挂。我把这里帐目，都留与你。”叫王定过来，“我留你与三叔在此读书讨帐，不许你引诱他胡行乱为。吾若知道，罪责非小。”王定叩头说：“小人不敢。”次日收拾起程，王定与公子送别，转到北京，另寻寓所安下。公子谨依父命，在寓读书。王定讨帐，不觉三月有余，三万银帐，都收完了。公子把底帐扣算，分厘不欠。分付王定，选日起身。公子说：“王定，我们事体俱已完了，我与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闲耍片时，来日起身。”王定遂即锁了房门，分付主人家用心看着生口。房主说：

“放心，小人知道。”二人离了寓所，至大街观看皇都景致。但见：人烟凑集，车马喧阗。人烟凑集，合四山五岳之音；车马喧阗，尽六部九卿之辈。做买做卖，总四方土产奇珍；闲荡闲游，靠万岁太平洪福。处处胡同铺锦绣，家家杯斝醉笙歌。

公子喜之不尽，忽然又见五七个宦家子弟，各拿琵琶、弦子，欢乐饮酒。公子道：“王定好热闹去处！”王定说：“三叔，这等热闹，你还没到那热闹去处哩！”二人前至东华门，公子睁眼观看，好锦绣景致。只见门彩金凤，柱盘金龙。王定道：“三叔，好么？”公子说：“真个好所在！”又走前面去，问王定：“这是那里？”王定说：“这是紫金城。”公子往里一视，只见城内瑞气腾腾，红光闪闪。看了一会，果然富贵无过于帝王，叹息不已。离了东华门往前，又走多时，到一个所在，见门前站着几个女子，衣服整齐。公子便问：“王定，此是何处？”王定道：“此是酒店。”乃与王定进到酒楼上，公子坐下。看那楼上有五七席饮酒的，内中一席有两女子坐着同饮。公子看那女子，人物清楚，比门前站的更胜几分。公子正看中间，酒保将酒来，公子便问：“此女是那里来的？”酒保说：“这是一秤金家丫头翠香，翠红。”三官道：“生得清气。”酒保说：“这等就说标致？他家里还有一个粉头，排行三姐，号玉堂春，有十二分颜色。鴛儿索价太高，还未梳拢。”公子听说留心，叫王定还了酒钱，下楼去，说：“王定，我与你春院胡同走走。”王定道：“三叔不可去，老爷知道了？”公子说：“不妨，看一看就回。”乃走至本司院门首。果然是：花街柳巷，绣阁朱楼。家家品竹弹丝，处处调脂弄粉。黄金买笑，无非公子王孙；红袖邀欢，都是妖姿丽色。正疑香雾弥天霭，忽听歌声别院娇。总然道学也迷魂，任是真僧须破戒。

公子看得眼花撩乱，心内踌躇，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门。正

思中间，有个卖瓜子的小伙叫做金哥走来，公子便问：“那是一秤金的门？”金哥说：“大叔莫不是要娶？我引你去。”王定便道：“我家相公不嫖，莫错认了。”公子说：“但求一见。”那金哥就报与老鸨知道，老鸨慌忙出来迎接，请进待茶。王定见老鸨留茶，心下慌张，说：“三叔可回去罢！”老鸨听说，问道：“这位何人？”公子说：“是小价。”鸨子道：“大哥，你也进来吃茶去，怎么这等小器！”公子道：“休要听他。”跟着老鸨往里就走。王定道：“三叔不要进去，俺老爷知道，可不干我事。”在后边自言自语，公子那里听他，竟到了里面坐下。老鸨叫丫头看茶。茶罢，老鸨便问：“客官贵姓？”公子道：“学生姓王，家父是礼部正堂。”老鸨听说，拜道：“不知贵公子，失瞻休罪。”公子道：“不碍，休要计较。久闻令爱玉堂春大名，特来相访。”老鸨道：“昨有一位客官，要梳梳小女，送一百两财礼，不曾许他。”公子道：“一百两财礼小哉！学生不敢夸大话，除了当今皇上，往下也数家父。就是家祖，也做过侍郎。”老鸨听说，心中暗喜。便叫：“翠红，请三姐出来见尊客！”翠红去不多时，回答道：“三姐身子不健，辞了罢。”老鸨起身带笑说：“小女从幼养娇了，直待老婢自去唤他。”王定在傍喉急，又说：“他不出来就罢了，莫又去唤。”老鸨不听其言，走进房中，叫：“三姐，我的儿，你时运到了！今有王尚书的公子特慕你而来。”玉堂春低头不语，慌得那鸨儿便叫：“我儿，王公子好个标致人物，年纪不上十六七岁，囊中广有金银。你若打得这个主儿，不但名声好听，也勾你一世受用。”玉姐听说，打扮了来见公子。临行，老鸨又说：“我儿，用心奉承，不要怠慢他。”玉姐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：鬓挽乌云，眉弯新月；肌凝瑞雪，脸衬朝霞。袖中玉笋尖尖，裙下金莲窄窄。雅淡梳妆偏有韵，不施脂粉自

多姿。便数尽满院名妹，总输他十分春色。

玉姐偷看公子，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红，身段风流，衣裳济楚，心中也是暗喜。当下玉姐拜了公子。老鸨就说：“此非贵客坐处，请到书房小叙。”公子相让，进入书房，果然收拾得精致，明窗净几，古画古炉。公子却无心细看，一心只对着玉姐。鸨儿帮衬，教女儿捱着公子肩下坐了，分付丫环摆酒。王定听见摆酒，一发着忙，连声催促三叔回去。老鸨丢个眼色与丫头：“请这大哥到房里吃酒。”翠香、翠红道：“姐夫请进房里，我和你吃钟喜酒。”王定本不肯去，被翠红二人，拖拖拽拽扯进去坐了，甜言美语，劝了几杯酒。初时还是勉强，以后吃得热闹，连王定也忘怀了，索性放落了心，且偷快乐。

正饮酒中间，听得传语公子叫王定。王定忙到书房，只见杯盘罗列，本司自有答应乐人，奏动乐器，公子开怀乐饮，王定走近身边，公子附耳低言：“你到下处取二百两银子，四匹尺头，再带散碎银二十两，到这里来。”王定道：“三叔要这许多银子何用？”公子道：“不要你闲管。”王定没奈何，只得来到下处，开了皮箱，取出五十两元宝四个，并尺头、碎银，再到本司院说：“三叔，有了。”公子看也不看，都教送与鸨儿，说：“银两、尺头，权为令爱初会之礼。这二十两碎银，把做赏人杂用。”王定只道公子要讨那三姐回去，用许多银子；听说只当初会之礼，吓得舌头吐出三寸。却说鸨儿一见许多东西，就叫丫头转过一张空桌。王定将银子、尺头，放在桌上，鸨儿假意谦让了一回，叫玉姐：“我儿，拜谢了公子。”又说：“今日是王公子，明日就是王姐夫了。”叫丫头收了礼物进去：“小女房中还备得有小酌，请公子开怀畅饮。”公子与玉姐肉手相挽，同至香房，只见围屏小桌，果品珍馐，俱已摆设完备。公子上坐，鸨儿自弹弦子，玉堂春清唱侑酒。弄得三官骨松筋

痒，神荡魂迷。王定见天色晚了，不见三官动身，连催了几次。丫头受鸨儿之命，不与他传。王定又不得进房，等了一个黄昏，翠红要留他宿歇，王定不肯，自回下处去了。公子直饮到二鼓方散。玉堂春殷勤伏侍公子上床，解衣就寝，真个男贪女爱，倒凤颠鸾，彻夜交情，不在话下。天明，鸨儿叫厨下摆酒煮汤，自进香房，追红讨喜，叫一声：“王姐夫，可喜！可喜！”丫头、小厮都来磕头。公子分付王定，每人赏银一两。翠香、翠红各赏衣服一套，折钗银三两。王定早晨本要来接公子回寓，见他撒漫使钱，有不然之色。公子暗想：“在这奴才手里讨针线，好不爽利，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，自家便当。”鸨儿见皮箱来了，愈加奉承。真个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不觉住了一个多月。老鸨要生心科派，设一大席酒，搬戏演乐，专请三官、玉姐二人赴席。鸨子举杯敬公子说：“王姐夫，我女儿与你成了夫妇，地久天长，凡家中事务，望乞扶持。”那三官心里只怕鸨子心里不自在，看那银子犹如粪土，凭老鸨说谎，欠下许多债负，都替他还。又打若干首饰酒器，做若干衣服，又许他改造房子，又造百花楼一座，与玉堂春做卧房。随其科派，件件许了。正是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急得家人王定手足无措，三回五次催他回去。三官初时含糊答应，以后逼急了，反将王定痛骂。王定没奈何，只得倒求玉姐劝他。玉姐素知虔婆利害，也来苦劝公子道：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有几时红？”你一日无钱，他翻了脸来，就不认得你。”三官此时手内还有钱钞，那里信他这话。王定暗想：“心爱的人还不听他，我劝他则甚？”又想：“老爷若知此事，如何了得！不如回家报与老爷知道，凭他怎么裁处，与我无干。”王定乃对三官说：“我在北京无用，先回去罢！”三官正厌王定多管，巴不得他开身，说：“王定，你去时，我与你十两盘费，

你到家中禀老爷，只说帐未完，三叔先使我来问安。”玉姐也送五两，鴛子也送五两。王定拜别三官而去。正是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且说三官被酒色迷住，不想回家，光阴似箭，不觉一年。亡八淫妇，终日科派。莫说上头、做生、讨粉头、买丫环，连亡八的寿坟都打得到，三官手内财空。亡八一见无钱，凡事疏淡，不照常答应奉承。又住了半月，一家大小作闹起来。老鴛对玉姐说：“‘有钱便是本司院，无钱便是养济院。’王公子没钱了，还留在此做甚！那曾见本司院举了节妇，你却呆守那穷鬼做甚？”玉姐听说，只当耳边之风。一日三官下楼往外去了，丫头来报与鴛子。鴛子叫玉堂春下来：“我问你，几时打发王三起身？”玉姐见话不投机，复身向楼上便走。鴛子随即跟上楼来，说：“奴才，不理我么？”玉姐说：“你们这等没天理，王公子三万两银子，俱送在我家。若不是他时，我家东也欠债，西也欠债，焉有今日这等足用？”鴛子怒发，一头撞去，高叫：“三儿打娘哩！”亡八听见，不分是非，便拿了皮鞭，赶上楼来，将玉姐掙跌在楼上，举鞭乱打，打得髻偏发乱，血泪交流。

且说三官在午门外，与朋友相叙，忽然面热肉颤，心下怀疑，即辞归，径走上百花楼。看见玉姐如此模样，心如刀割，慌忙抚摩，问其缘故。玉姐睁开双眼，看见三官，强把精神挣着说：“俺的家务事，与你无干！”三官说：“冤家，你为我受打，还说无干？明日辞去，免得累你受苦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当初劝你回去，你却不依我。如今孤身在此，盘缠又无，三千余里，怎生去得？我如何放得心？你若不能还乡，流落在外，又不如忍气且住几日。”三官听说，闷倒在地。玉姐近前抱住公子，说：“哥哥，你今后休要下楼去，看那亡八、淫妇怎么

样行来？”三官说：“欲待回家，难见父母兄嫂；待不去，又受不得亡八冷言热语。我又舍不得你；待住，那亡八、淫妇只管打你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打不打你休管他，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女夫妻，你岂可一旦别了我！”看看天色又晚，房中往常时丫头秉灯上来，今日火也不与了。玉姐见三官痛伤，用手扯到床上睡了，一递一声长吁短气。三官与玉姐说：“不如我去罢！再接有钱的客官，省你受气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那亡八、淫妇，任他打我，你好歹休要起身。哥哥在时，奴命在，你真个要去，我只一死。”二人直哭到天明。起来，无人与他碗水。玉姐叫丫头：“拿钟茶来与你姐夫吃。”鸨子听见，高声大骂：“大胆奴才，少打。叫小三自家来取。”那丫头、小厮都不敢来。玉姐无奈，只得自己下楼，到厨下盛碗饭，泪滴滴自拿上楼去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吃饭来。”公子才要吃，又听得下边骂，待不吃，玉姐又劝。公子方才吃得一口，那淫妇在楼下说：“小三，大胆奴才，那有巧媳妇做出无米粥？”三官分明听得他话，只索隐忍。正是：囊中有物精神旺，手内无钱面目惭。

却说亡八恼恨玉姐，待要打他，倘或打伤了，难教他挣钱；待不打，他又恋着王小三。十分逼的小三极了，他是个酒色迷了的人，一时他寻个自尽，倘或尚书老爷差人来接，那时把泥做也不干。左思右算，无计可施。鸨子说：“我自有妙法，叫他离咱们去。明日是你妹子生日，如此如此，唤做‘倒房计’。”亡八说：“倒也好。”鸨子叫丫头楼上问：“姐夫吃了饭还没有？”鸨子上楼来说：“休怪！俺家务事，与姐夫不相干。”又照常摆上酒。吃酒中间，老鸨忙陪笑道：“三姐，明日是你姑娘生日，你可禀王姐夫，封上人情，送去与他。”玉姐当晚封下礼物。第二日清晨，老鸨说：“王姐夫早起来，趁凉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。”大小都离司院，将半里，老鸨故意吃一惊，

说：“王姐夫，我忘了锁门，你回去把门锁上。”公子不知鸽子用计，回来锁门不题。且说亡八从那小巷转过来，叫：“三姐，头上吊了簪子。”哄的玉姐回头，那亡八把头口打了两鞭，顺小巷流水出城去了。三官回院，锁了房门，忙往外赶，看不见玉姐，遇着一伙人，公子躬身便问：“列位曾见一起男女，往那里去了？”那伙人不是好人，却是短路的。见三官衣服齐整，心生一计，说：“才往芦苇西边去了。”三官说：“多谢列位。”公子往芦苇里就走。这人哄的三官往芦苇里去了，即忙走在前面等着。三官至近，跳起来喝一声，却去扯住三官，齐下手剥去衣服帽子，拿绳子捆在地上。三官手足难挣，昏昏沉沉，捱到天明，还只想了玉堂春，说：“姐姐，你不知在何处去，那知我在此受苦！”

不说公子有难，且说亡八、淫妇拐着玉姐，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，野店安下。玉姐明知中了亡八之计，路上牵挂三官，泪不停滴。再说三官在芦苇里，口口声声叫救命。许多乡老近前看见，把公子解了绳子，就问：“你是那里人？”三官害羞，不说是公子，也不说嫖玉堂春，浑身上下又无衣服，眼中吊泪说：“列位大叔，小人是河南人，来此小买卖，不幸遇着歹人，将一身衣服尽剥去了，盘费一文也无。”众人见公子年少，舍了几件衣服与他，又与他一顶帽子。三官谢了众人，拾起破衣穿了，拿破帽子戴了。又不见玉姐，又没了一个钱，还进北京来，顺着房檐，低着头，从早至黑，水也没得口，三官饿的眼黄，到天晚寻宿，又没人家下他。有人说：“想你这个模样子，谁家下你？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，有觅人打梆子，早晚勤谨，可以度日。”三官径至总铺门首，只见一个地方来雇人打更。三官向前叫：“大叔，我打头更。”地方便问：“你姓甚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是王小三。”地方说：“你打二更罢！失

了更，短了筹，不与你钱，还要打哩！”三官是个自在惯了的人，贪睡了，晚间把更失了。地方骂：“小三，你这狗骨头，也没造化吃这自在饭，快着走。”三官自思无路，乃到孤老院里去存身。正是：一般院子里，苦乐不相同。

却说那亡八、鴿子，说：“咱来了一个月，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，咱们回去罢。”收拾行李，回到本司院。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，寝食俱废。鴿子上楼来，苦苦劝说：“我的儿，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，你还想他怎么？北京城内多少王孙公子，你只是想着王三不接客，你可知道我的性子，自讨分晓，我再不说你了。”说罢自去了。玉姐泪如雨滴，想王顺卿手内无半文钱，不知怎生去了？“你要去时，也通个信息，免使我苏三常常挂牵。不知何日再得与你相见。”不说玉姐想公子，且说公子在北京城讨饭度日。北京大街上有个高手王银匠，曾在王尚书处打过酒器。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饰物件，都用着他。一日往孤老院过，忽然看见公子，唬了一跳，上前扯住，叫：“三叔！你怎么这等模样？”三官从头说了一遍，王银匠说：“自古狠心亡八！三叔，你今到寒家，清茶淡饭，暂住几日，等你老爷使人来接你。”三官听说大喜，随跟至王匠家中。王匠敬他是尚书公子，尽礼管待，也住了半月有余。他媳妇见短，不见尚书家来接，只道丈夫说谎，乘着丈夫上街，便发说话：“自家一窝子男女，那有闲饭养他人；好意留吃几日，各人要自达时务，终不然在此养老送终。”三官受气不过，低着头，顺着房檐往外出来，信步而行。走至关王庙，猛省关圣最灵，何不诉他？乃进庙，跪于神前，诉以亡八、鴿儿负心之事。拜祷良久，起来闹看两廊画的三国功劳。却说庙门外街上，有一个小伙儿叫云：“本京瓜子，一分一桶；高邮鸭蛋，半分一个”。此人是谁？是卖瓜子的金哥。金哥说道：“原来是

年景消疏，买卖不济。当时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时，一时照顾二百钱瓜子，转的来，我父母吃不了。自从三叔回家去了，如今谁买这物？二三日不曾发市，怎么过？我我到庙里歇歇再走。”金哥进庙里来，把盘子放在供桌上，跪下磕了头。三官却认得是金哥，无颜见他，双手掩面，坐于门限侧边。金哥磕了头，起来，也来门限上坐下，三官只道金哥出庙去了，放下手来，却被金哥认出，说：“三叔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三官含羞带泪，将前事道了一遍。金哥说：“三叔休哭，我请你吃些饭。”三官说：“我得了饭。”金哥又问：“你这两日，没见你三婶来？”三官说：“久不相见了！金哥，我烦你到本司院密密的与三婶说，我如今这等穷，看他怎么说，回来复我。”金哥应允，端起盘，往外就走，三官又说：“你到那里看风色，他若想我，你便题我在这里如此。若无真心疼我，你便休话，也来回我。他这人人家有钱的另一样待，无钱的另一样待。”金哥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辞了三官，往院里来，在于楼外边立着。

说那玉姐手托香腮，将汗巾拭泪，声声只叫：“王顺卿，我的哥哥！你不知在那里去了？”金哥说：“呀，真个想三叔哩！”咳嗽一声，玉姐听见问：“外边是谁？”金哥上楼来，说：“是我。我来买瓜子与你老人家磕哩！”玉姐眼中吊泪，说：“金哥，纵有羊羔美酒，吃不下，那有心绪磕瓜仁！”金哥说：“三婶，你这两日怎么淡了？”玉姐不理。金哥又问：“你想三叔，还想谁？你对我说，我与你接去。”玉姐说：“我自三叔去后，朝朝思想，那里又有谁来？我曾记得一辈古人。”金哥说：“是谁？”玉姐说：“昔有个亚仙女，郑元和为他黄金使尽，去打莲花落。后来收心勤读诗书，一举成名。那亚仙风月场中显大名。我常怀亚仙之心，怎得三叔他像郑元和方好。”金哥听说，口中不语，心内自思：“王三到也与郑元和相像了，虽不

打莲花落，也在孤老院讨饭吃。”金哥乃低低把三婶叫了一声，说：“三叔如今在庙中安歇，叫我密密的报与你，济他些盘费，好上南京。”玉姐唬了一惊：“金哥休要哄我。”金哥说：“三婶，你不信，跟我到庙中看看去。”玉姐说：“这里到庙中有多少远？”金哥说：“这里到庙中有三里地。”玉姐说：“怎么敢去？”又问：“三叔还有甚话？”金哥说：“只是少银子钱使用，并没甚话。”玉姐说：“你去对三叔说，十五日在庙里等我。”金哥去庙里回复三官，就送三官到王匠家中，“倘若他家不留你，就到我家去。”幸得王匠回家，又留住了公子不题。

却说老鸨又问：“三姐！你这两日不吃饭，还是想着王三哩！你想他，他不想你。我儿好痴，我与你寻个比王三强的，你也新鲜些。”玉姐说：“娘！我心里一件事不得停当。”鸨子说：“你有甚么事？”玉姐说：“我当初要王三的银子，黑夜与他说说话，指着城隍爷爷说誓，如今待我还了愿，就接别人。”老鸨问：“几时去还愿？”玉姐道：“十五日去罢。”老鸨甚喜，预先备下香烛纸马。等到十五日，天未明，就叫丫头起来：“你与姐姐烧下水洗脸。”玉姐也怀心，起来洗梳，收拾私房银两，并钗钏首饰之类，叫丫头拿着纸马，径往城隍庙里去。进的庙来，天还未明，不见三官在那里。那晓得三官却躲在东廊下相等。先已看见玉姐，咳嗽一声。玉姐就知，叫丫头烧了纸马，“你先去，我两边看看十帝阎君。”玉姐叫了丫头转身，径来东廊下寻三官。三官见了玉姐，羞面通红。玉姐叫声：“哥哥王顺卿，怎么这等模样？”两下抱头而哭。玉姐将所带有二百两银子东西，付与三官，叫他置办衣帽，买骡子，再到院里来，“你只说是从南京才到，休负奴言。”二人含泪各别。玉姐回至家中，鸨子见了，欣喜不胜，说：“我儿还了愿了？”玉姐说：“我还了旧愿，发下新愿。”鸨子说：“我儿，你发下甚么

新愿？”玉姐说：“我要再接王三，把咱一家子死的灭门绝户，天火烧了。”鴛子说：“我儿这愿，忒发得重了些。”从此欢天喜地不题。

且说三官回到王匠家，将二百两东西，递与王匠。王匠大喜，随即到了市上，买了一身衲帛衣服，粉底皂靴，绒袜，瓦楞帽子，青丝绦，真川扇，皮箱，骡马，办得齐整。把砖头瓦片，用布包裹，假充银两，放在皮箱里面。收拾打扮停当，雇了两个小厮跟随，就要起身。王匠说：“三叔！略停片时，小子置一杯酒饯行。”公子说：“不劳如此，多蒙厚爱，异日须来报恩。”三官遂上马而去。妆成圈套入，鴛子焉能不强从。亏杀玉堂垂念永，固知红粉亦英雄。却说公子辞了王匠夫妇，径至春院门首。只见几个小乐工，都在门首说话。忽然看见三官气象一新，唬了一跳，飞风报与老鴛。老鴛听说，半晌不言：“这等事怎么处？向日三姐说，他是宦家公子，金银无数，我却不信，逐他出门去了。今日倒带有金银，好不惶恐人也！”左思右想，老着脸走出来见了三官，说：“姐夫从何而至？”一手扯住马头。公子下马唱了半个喏，就要行，说：“我伙计都在船中等我。”老鴛陪笑道：“姐夫好狠心也。就是寺破僧丑，也看佛面，纵然要去，你也看看玉堂春。”公子道：“向日那几两银子值甚的，学生岂肯放在心上？我今皮箱内见有五万银子，还有几船货物，伙计也有数十人。有王定看守在那里。”鴛子一发不肯放手了。公子恐怕掣脱了，将机就机，进到院门坐下。鴛儿分付厨下忙摆酒席接风。三官茶罢，就要走，故意掏出两锭银子来，都是五两头细丝。三官检起，袖而藏之。鴛子又说：“我到了姑娘家，酒也不曾吃，就问你，说你往东去了，寻不见你，寻了一个多月，俺才回家。”公子乘机便说：“亏你好心，我那时也寻不见你。王定来接我，我就回家去了。”

我心上也欠挂着玉姐，所以急急而来。”老鸨忙叫丫头去报玉堂春。丫头一路笑上楼来，玉姐已知公子到了，故意说：“奴才笑甚么？”丫头说：“王姐夫又来了。”玉姐故意唬了一跳，说：“你不要哄我！”不肯下楼。老鸨慌忙自来，玉姐故意回脸往里睡。鸨子说：“我的亲儿！王姐夫来了，你知道么？”玉姐也不语，连问了四五声，只不答应。这一时待要骂，又用着他。扯一把椅子拿过来，一直坐下，长吁了一声气。玉姐见他这模样，故意回过头起来，双膝跪在楼上，说：“妈妈！今日饶我这顿打。”老鸨忙扯起来说：“我儿！你还不知道，王姐夫又来了，拿有五万两花银，船上又有货物并伙计数十人，比前加倍。你可去见他，好心奉承。”玉姐道：“发下新愿了，我不去接他。”鸨子道：“我儿！发愿只当取笑。”一手挽玉姐下楼来，半路就叫：“王姐夫，三姐来了。”三官见了玉姐，冷冷的作了一揖，全不温存。老鸨便叫丫头摆桌，取酒斟上一钟，深深万福，递与王姐夫：“权当老身不是。可念三姐之情。休走别家，教人笑话。”三官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妈妈，还是我的不是。”老鸨殷勤劝酒，公子吃了几杯，叫声多扰，抽身就走。翠红一把扯住，叫：“玉姐，与俺姐夫陪个笑脸。”老鸨说：“王姐夫，你忒做绝了。丫头，把门顶了，休放你姐夫出去。”叫丫头把那行李抬在百花楼去。就要楼下重设酒席，笙琴细乐，又来奉承。吃了半更，老鸨说：“我先去了，让你夫妻二人叙话。”三官、玉姐正中其意，携手登楼：久旱逢甘雨，好似他乡遇故知。

二人一晚叙话，正是：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不觉鼓打四更，公子爬将起来，说：“姐姐！我走罢！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！我本欲留你多住几日，只是留君千日，终须一别。今番作急回家，再休惹闲花野草。见了二亲，用意攻书。倘或成名，